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易傳義附錄 卷首 圖說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周易傳義附錄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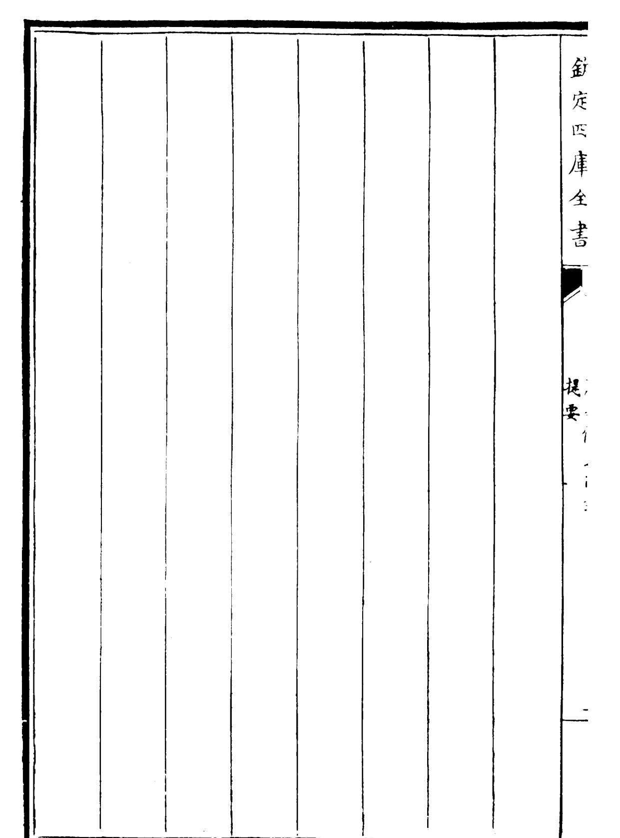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合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為一書而又采二子之說以附錄其下者也夫程子之易多言理朱子之易兼言數似乎各主一說而義實一貫楷是書比而通之可謂得互相發明之旨

又惟引程朱之説以羽翼程朱亦愈于逞臆鑿空務求竒于舊説之外者惟是程子傳用王弼本而朱子本義則古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書散附于程傳之後沿及明代遂誤以程本為朱本迄今專刻本義者亦用程傳之次序實楷肇其端也然楷本以經文平書而十翼之文則下一格書之其本義無所附麗者則仿諸經疏文某句至某句之

例朱書其目以明之猶為有别今本經傳一例平書而本義亦意為之割綴則愈失愈遠矣楷字正叔台州臨海人寶祐四年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其學距朱子僅再傳故於言易獨以洛閩為宗焉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董氏易傳義附錄序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依卜筮以為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推明其所以為卦爻象辭之理而大傳之書又自夫卦爻象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藴奥而河圖大衍

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无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来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無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妙之説而欲闡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而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

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墮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為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楷竊嘗妄論以為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抑楷嘗讀程子朱子文集語録其間有成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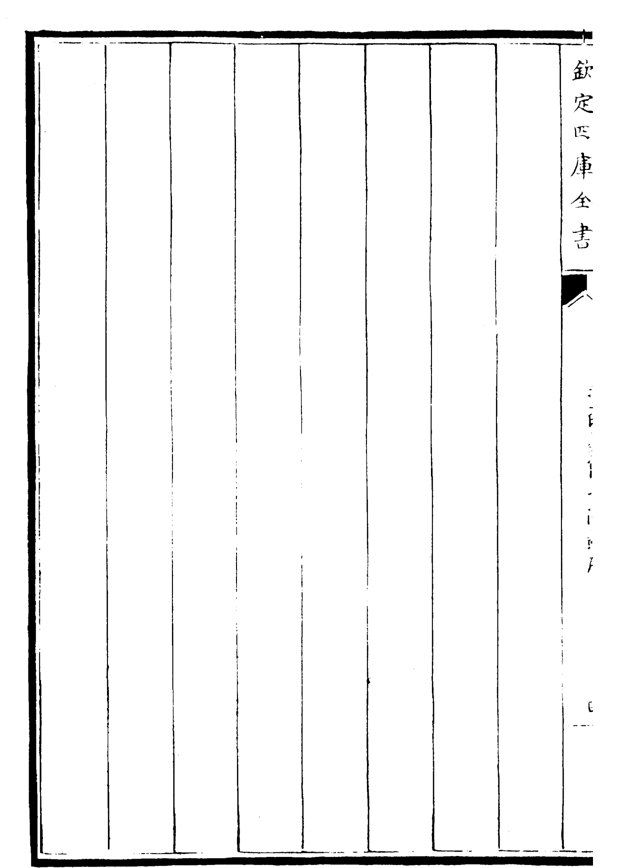
未備者輙隨所得附于各章之末歲月既久集録益多因目曰周易程朱氏說以與同志共之知極知難乎免於僭踰之罪然學者苟能因是書以求四聖之心則於學易未必無少補云咸淳丙寅天台董楷謹序

楷既纂集此書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比而同之何邪楷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

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内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義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文公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義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来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為智巧之私

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
遞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決而無偏辭
之滯而天下義理為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
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
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
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無餘藴矣又
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
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

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此楷區區纂集之意也夫朱子之書固以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為不同可乎讀者詳之是歲良月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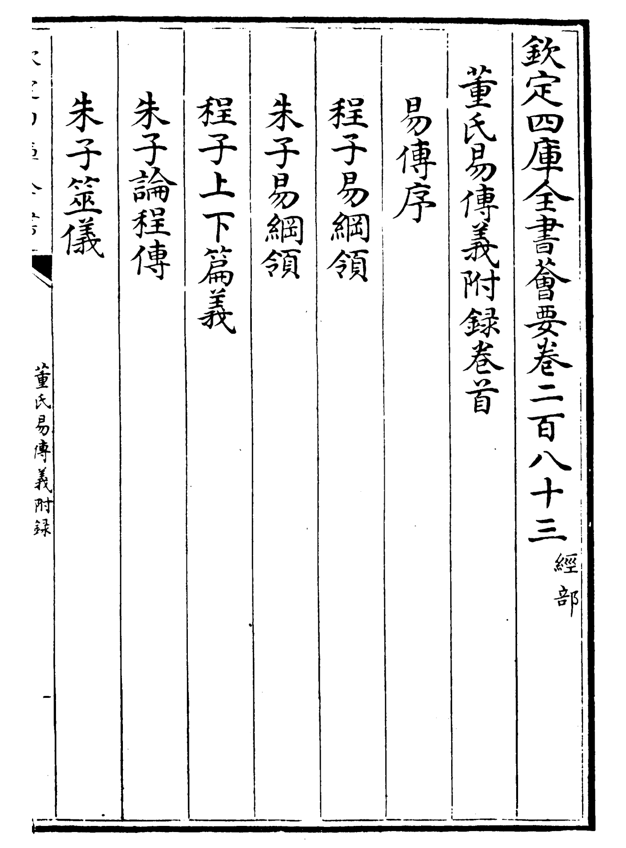


周易程朱氏說凡例

程子易傳依王弼次序而朱子則用古易次序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自為卷今不敢離析程傳又不敢盡失朱夫子之意於是倣節齋蔡氏例以彖傳大小象文言各下經文一字使不與正經紊亂而程傳及朱子本義又下一字程子朱子附録又下一字則其序秩然矣

二程文集遺書外書及於易者殊少已悉行銓次朱子

文集之有及於易者亦取其精切之語以附若朱子語録則紀録者多其間有重複而微不同者則擇存其一或初説後説之不同則悉以本義折衷去取或有與本義不同而不可删去者則備録以俟參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八十三　經部

董氏易傳義附録卷首

朱子五賛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

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已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程氏附録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為從道也○楊迪問有道又有易何如先生荅曰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和静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莫太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説破猶自人不解悟祈寛録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録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耳

朱氏附録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曰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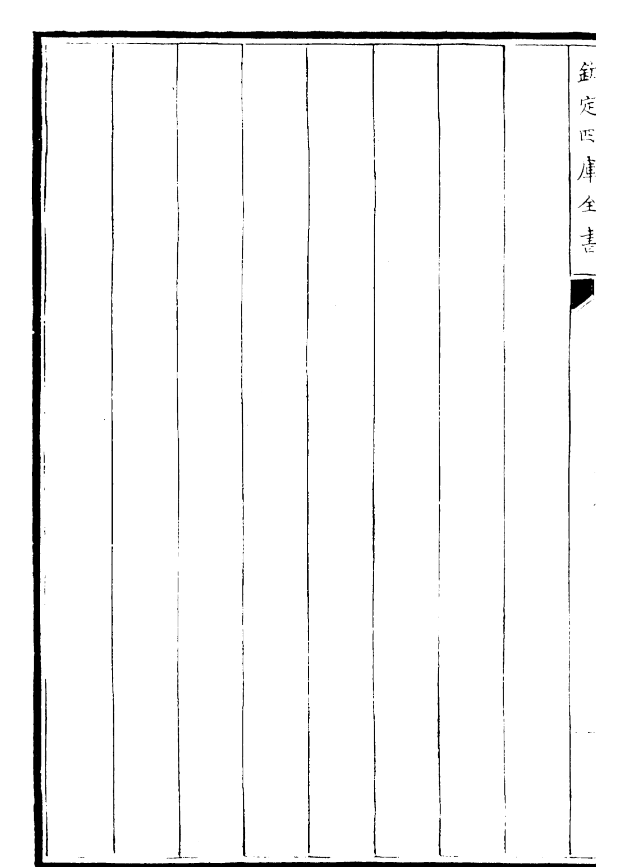
何為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无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泝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説話難曉蓋它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它説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

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
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
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
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
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
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體
用一源體雖无迹中已有用顯微无間者顯中
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

地既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无眹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无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无間也○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

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无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它如此說豈不悞它○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只是常事○求言

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為人處



程子易綱領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細无不合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

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

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本无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 若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

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

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
終是著齊物到頭爭
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荅曰謂義起於
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
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
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
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
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

數在其中矣

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

易八卦之位元不曽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无為之地此大故无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别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其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閒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為乎因見賣兔者

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无為臣道有為若天則誰與它安排它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

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
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
十四乎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
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
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
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
安可不用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

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

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

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繫辭

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别起義以錯綜之如春

秋時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便

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

易令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

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

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瞭到上面也

易有百餘家難為偏看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

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可

有用心處

自孔子賛易之後更无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

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

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王弼註易元不見道但只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字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

荅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无受之者爾

先生嘗説某於易傳今卻已自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

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
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无幾不知如何
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
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
子非所請不敢多閱
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
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朱子易綱領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着言語别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

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

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

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

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貢易林是也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

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

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卻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

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祗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无眹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

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閒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

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葢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

位不同所遇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

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无文字某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為之作彖辭周公為之作爻辭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

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令人
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
易只是箇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為无見如奇
耦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
天地之間别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麽物
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
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别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
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

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别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義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又曰陰陽是氣纔有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龜山過黄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様

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令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

人之意无不在也

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縁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别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卻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令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它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麽

令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

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得道理又多

問伏義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重之邪抑伏義自畫邪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所畫又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義元有抑文王所立曰此不可攷潘子善問據十三卦

所言恐伏羲時已有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者言結繩而為罔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

問見朋友記荅云先生謂伏羲只畫八卦未有六十四卦令看先天圖則是那時都有了不知如何曰不曾恁地説那時六十四卦都畫了又問云那時未有文字言語恐也只是卦畫未有那卦名否曰而令見不得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易難看无箇言語可形容得蓋爻辭是說箇影象在那
裏无所不包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
不比似它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
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又曰潔淨精
微是不犯手
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
此處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

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它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它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

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爻是兩箇交义是交變之義所以為爻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

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彖辭極精分明是聖人所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義曰也有別說底如乾彖卻是專說天

易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又曰八卦爻義最好玩味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

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說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

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亦說得好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

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

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踈略而无據二者皆失

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

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

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於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説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説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无待於巧説者為若可信然上无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

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為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易

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令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先生曰熹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

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又曰它所以有象意思

不可見卻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理不可謂求象不

得便喚做无如潛龍便須有那潛龍之象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

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

來又就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

也

卦體如内健外順内隂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

類

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

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

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

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

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

說卦也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通書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精是

聖人本意藴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

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為精密是易之括

例要之易書是為卜筮而作如云極數知來之謂占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等語皆是見得占筮之意

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它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胷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

看易須是看它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卻就這裏看它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程子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見本旨矣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

爻辭如籤辭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

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

象數便不能无辭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

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陽

爻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

陽便是龍出地上便是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此爻在六二六四之閒便是林中之象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也以此觸類而長之當自見得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又曰和靜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着便都成片如何看一爻得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它是

說盡天下後世无窮无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卻不到

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已胷中事耳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此段與上文有互相發者并錄于此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纔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它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是箇尊王賤

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之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妄意增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音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令人解易乃去添它實字卻是借它做巳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

離更為一説以護吝之説千説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説又不可將大話去説易難看不比它書易説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説龍非眞龍若它書則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令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説

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

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它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

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

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説田狩即實是田狩説祭祀則實是祭祀征伐昬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又曰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

某不敢教人看易為這物闊大且不切已兼其間用字與今人皆不同如說田獵祭祀侵伐疾病皆是古人有此事去卜筮故爻卜出去今无此事了都曉不得

黄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曽經歴得許多事過都自揍它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它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

方叔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

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易只是卜筮之書令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然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一人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元不相干

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觀象設卦繫辭焉以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

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持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今所解者能如此本意否

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卻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

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是略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略牽過這意思

近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云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

蘇宜久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如此看來則易便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

上經猶可曉易解下經多有不可曉難解處不知是某
看到末梢懶了解不得為復是難解又曰繫辭也如
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沒理會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无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
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
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

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程子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則陰長陽剥也以爻言則陽極於

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為一无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剥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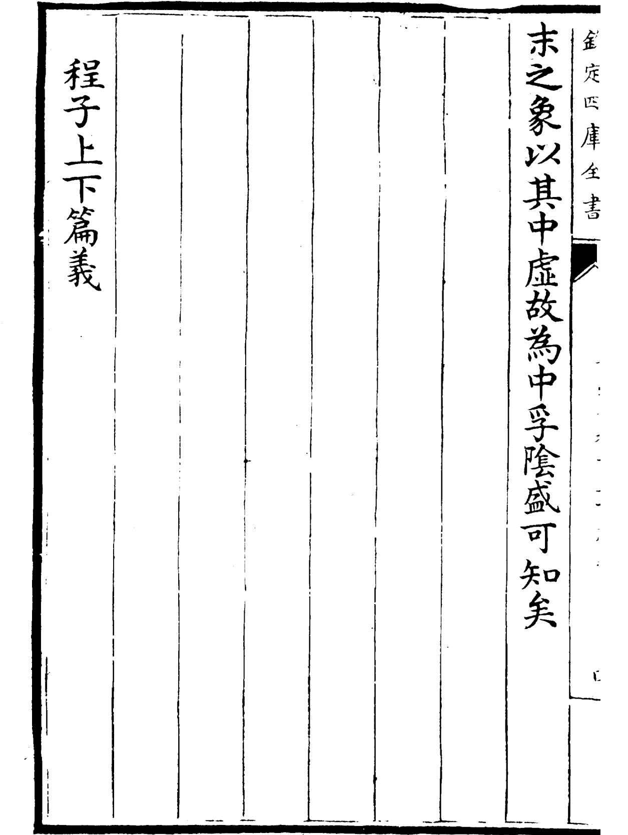
謙豫比復剥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隂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隂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隂主也王弼云一隂為之主非也故一隂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隂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

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暢）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唯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

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唯兩陽然後為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兊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

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為陽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

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不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陰揜无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為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



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

程子上下篇義

朱子論程傳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之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

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矣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无一句懸空説底語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程子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
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它書葢語録或有它人所記
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无豪髮遺恨此
乃名言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説如何會過得它若易傳却可脱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説得更无餘藴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它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易傳明白无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无意

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无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

問看易傳曰此書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无味蓋它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它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

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无味之味此初學者所
以未可便看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
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
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
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
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總統得來所
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无提
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

一重皮膜所以看者无箇貫穿處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易傳須先讀它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其味都无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卻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巳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礲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

確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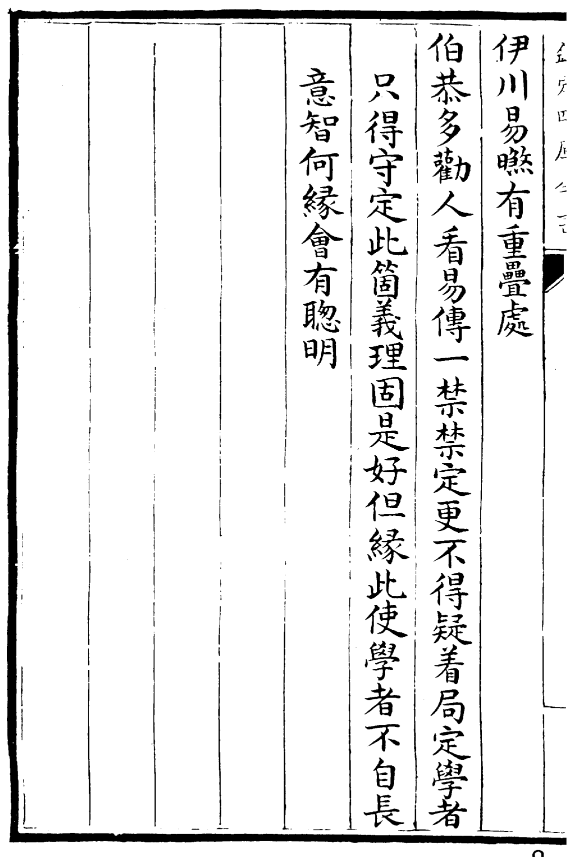
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寛平今傳卻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要緊處逐項抄出別寫為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踈毋密始有餘地也詳故碎密故拘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无一豪欠闕只是於本義

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説得一理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説恐通未盡否曰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説看占得如何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説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卻欠在



伊川易嘫有重疊處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朱子筮儀

擇地潔處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大近壁著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于牀北櫝以竹筩或堅木或布漆為之圓徑三寸如著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臺函之使不偃仆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版為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為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之西為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置香爐一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研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版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

盥手焚香致敬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向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於爐上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説並見啓蒙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為二

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此策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指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於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

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於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為上後放此是為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第二小刻是為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為奇八以兩其四而為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於格上

第三小刻是為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於版掛扐之數五四為奇九八為偶掛扐三奇合十二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為老陽其畫為□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為少陰其畫為--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為少陽其畫為一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其畫為乂所謂交也如是每三變而成爻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此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吉凶卦變別有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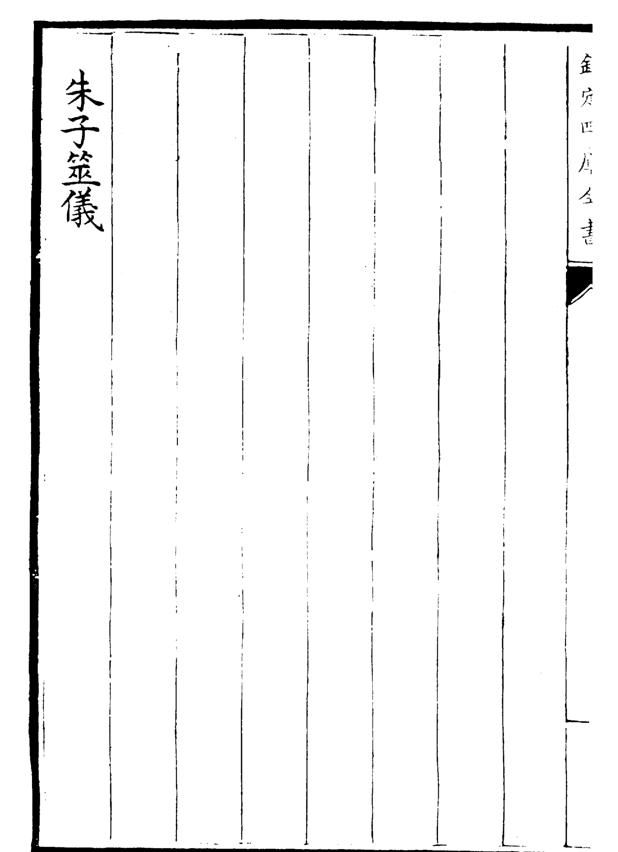
見
蒙啓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研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揲蓍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令皆不可見獨頼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畧見髣髴而令推之亦无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横起計度也萬固非蓍然亦是其類若以木棊行筭金錢之類則去蓍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交者拆之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為老陽亦何疑之有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无預也〇令之說易者先捂繫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令說處多是想象古人如此若更難曉須更有奥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纔一畫定便只有三十二卦永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到二畫便只有十六卦又到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到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纔鑽拆便无救處全不可容心又曰但如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而曰僭吉此龜法所以不傳

易示人以吉凶卻无此弊故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



朱子筮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周易五賛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陰内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

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睹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明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賛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

而明邵傳義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
年永著常式

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何如先生曰此出於洪範占用二也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令占卜分甚主客又曰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曰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先生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貞是正底意悔是事過有追不及之意

述古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鈎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曁末

流淫于術數僂句成欺黄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
韋編既絶八索以袪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
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
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
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没身奚測奚究匪
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无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筭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卦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

孰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它新成舊毀消息盈虛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它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九十去更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卻去做七〇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

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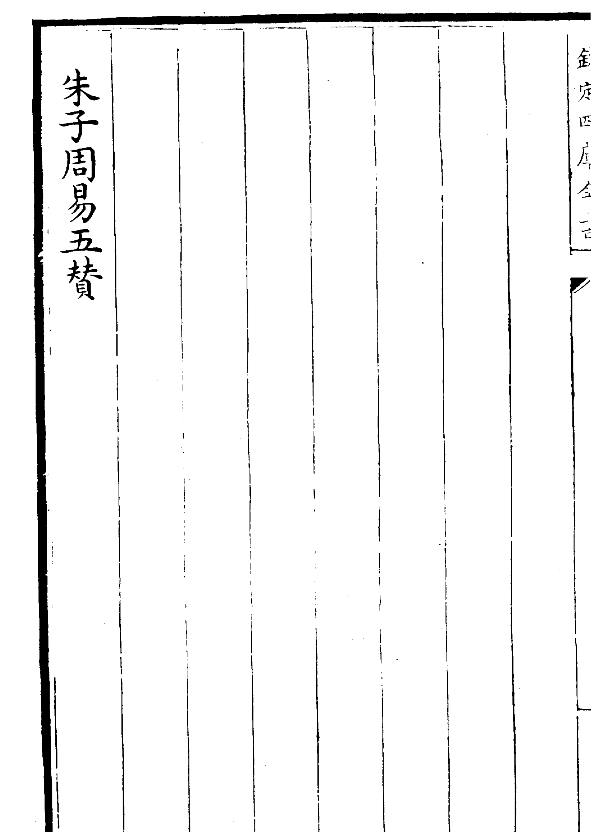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

制動潔静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奥指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之

有翼其臨翼翼敬也○或問理定既實止以静動制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卻待它甚麽事來湊所謂事者尚虚葢謂事之方來尚虚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无謂理之體該萬事萬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見故无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无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令便是令日之事以静制動理便是静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其理謂即鹿而无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

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變而玩其占若是无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説易止把一事説某之説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説了故此易竟无用處○勉齋曰理定既實以下皆深指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事即用也理之為體雖甚實而所該者无形事之為用雖本虚而因應乃有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虚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无形之可見非本无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虚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覩非始有乎



朱子周易五賛